**基于“铁蛋”身份 有关《柴门落雪》主题重点和环境描写的鉴赏**

姚苏倪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主要鉴赏《柴门落雪》的主题和环境描写。

文章的开头，是对铁蛋生平的介绍：“铁蛋是1985年的兵，当时去了云南。他在部队里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梁展飞。”这里先提出“铁蛋”这个昵称，再告诉读者他的真名梁展飞，拉进了读者和主人公铁蛋的距离，让我们觉得铁蛋似乎是与我们相识多年的好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兵。然而，再往下读，“后来他转业进了昆明某地公安系统”“今年算是轻松一下了，退二线了”“这次是严格保密，他一再叮嘱家人绝不能走漏半点儿风声”却让我们感到其实铁蛋绝非身份一般，而文章后面父亲回忆儿子“当了局长”，则更是说明铁蛋其实是某公安部门的大官。

铁蛋在他的三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早已经为了应酬而疲惫，他回家探亲的时候，却多半陷于应酬而无法真正与家人团聚。他早已吃惯了山珍海味，听惯了迎宾礼炮，却因为工作的繁忙无法回家快要忘了母亲的饺子馅和过年不绝于耳的鞭炮声。而如今铁蛋退居二线，可以放下自己的繁忙事务回乡过年，看看自己的父母，才会有了这篇《柴门落雪》中所讲述的情节。

刚回家的时候，“村庄还是坐落在王引河怀抱里的那个熟悉的村庄，落光叶子的树木不规则地环绕着村庄，零零星星的农家院落犹如散放着的贝壳，深绿色的麦苗覆盖着河湾下的古老土地，在寒冬腊月的夕阳下愈发显得沧桑秀美，生机勃勃”，“落光叶子的树木”与发生时间为寒冬腊月相对应，将“零零星星的农家院落”比作“散放着的贝壳”，突出家乡在铁蛋心中的亲切和美好。“深绿色的麦苗覆盖着河湾下的古老土地，在寒冬腊月的夕阳下愈发显得沧桑秀美，生机勃勃”，写其麦苗的深绿，和夕阳形成了一幅沧桑秀美的画面，也正体现出铁蛋对于回乡激动难以按捺的心情。

“家宴中有别处寻不到的东西——亲情”可以说是全文的中心句，铁蛋在别处除了亲情，山珍海味、荣华富贵都是唾手可得，但是此时亲情才能带给他最大的快乐，找回了自己很多好久没有再体验过的熟悉的感觉，例如压枚、猜拳、猜有无、杠子老虎鸡、剪子锤头布，虽然铁蛋已经年逾半百，却还是喜欢玩童年时玩过的游戏，这并不是幼稚，而是奋斗了三十多年的铁蛋重新打量作为少年时的自己。

怀念这种亲情的不仅只有铁蛋一个人，还有他年逾七旬的父亲。犟了一辈子的父亲不喜欢和儿孙住在一起，觉得别扭，喜欢一个人呆在老房子里，但是还是愿意和铁蛋一起睡觉，是一种无声而深沉的爱。表面上不说，其实他思念的正是自己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儿子，所以才一直呆在这个他们五个人一起生活过的老房子，睡在这个五个人挤在一起睡过的床板上。表面上父亲不说，其实三十年一晃，对儿子万分思念，看着儿子想起了他当兵走的那天晚上是他给他整的行装，老支书是在这间屋子给儿子写的政审材料，提干时领导是坐在这里跟他谈的话。儿子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变得出息了起来，回家的次数却少了起来，直到去年儿子退居二线才有了空回来，表面上父亲还是和原来一样犟，其实却对儿子十分思念，即使儿子早已不是小孩，却还是同意他钻进自己的被窝，听着儿子的鼾声，就像是在三十年前，放心的进入梦乡。

铁蛋在老家也放下了官场中所需要的伪装和防备，悬着的心也踏踏实实放了下来，打起了“响雷般的呼噜”。铁蛋和父亲的鼾声“合成一首微妙的二重曲”，在该描写中，并不会读出对响雷般鼾声的“恐惧”，反而是这种放心的鼾声给人带来的温馨感。“外面的柴门上已落上一层层厚厚的雪”，雪因为柴门没有动，而在上面积了起来，则更是衬托出春节下家人团聚，四世同堂的温馨和暖心。无论在家外，自己做到了什么职位，成了什么大官，在家里，铁蛋始终是父亲关心疼爱的那个儿子，也让许多游子产生了共鸣，无论在外拼搏如何，家永远是他们卸下防备让他们得以喘息的港湾。